

從個情到至理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的成書 及其對清初陶學的回擺¹

梁樹風²

摘要：從來評論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的學者，往往集中討論此書力辯陶淵明不信佛和校讎未精這兩部份，以致此書其他的特色和判斷為人所忽略。本文通過詳細的校閱考訂，詳細分析此書的成書背景和編撰體例，認為此書校刊主要所據的底本是休陽程氏本和黃文煥的《陶元亮詩》，由於此兩本皆非《陶淵明集》的善本，所以某程度導致了此書校讎未精的情況。至於此書的評論特色，除了力辯陶淵明不信佛外，還有自編〈陶淵明傳〉、以晉人風尚討論陶詩、重陶的詩寄意、發明陶淵明之高潔等，這些討論，目的都在回應清初陶學側重「個情」的表述，故丘嘉穗在箋註的過程中，往往重視「理性」的一面，並把陶淵明塑造成一「至理」的名士。而此書對陶淵明生平和詩作的細微考察，如《宋書》所載陶淵明種秫粳事蹟、《陶淵明集》的編次，都是能發前人所未見，在陶學史上有其不能磨滅的價值。

關鍵詞：陶淵明、陶學、丘嘉穗、接受史

¹ 收件日期：2019/10/31；修改日期：2020/03/07；接受日期：2020/03/17

²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

From Personal Emotion to Collective Moral: A Study of “Dongshan Caotang Tao Shi Jian”³

Leung Shu Fung⁴

Abstract: “*Dongshan Caotang Tao Shi Jian*” 東山草堂陶詩箋, a Tao Yuanming’s poetry collection annotated by Qiu Jiasui 丘嘉穗, was published in 1714. Most of the discussions of this book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emendation and the unbelief in Buddhism of Tao Yuanm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and compilation of this book, suggested that the major reference books were “*Xiuyang Chengshi’s*” 休陽程氏 “*Collection of Tao Yuanming’s*” and Huang Wenhuan 黃文煥 “*Collection of Tao Yuanming Poetry.*” In addition to defending Tao Yuanming’s unbelief in Buddhism, there are also som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book, as a new biography of Tao Yuanming, discussing the poems of Tao Yuanming in the style of Jin, reinterpreting the poetry, and discussing Tao Yuanming’s life and ethics.

Keywords: Tao Yuanming, Tao Xue, Qiu Jiasui, Reception Theory

³ Received: November 15, 2019; Sent out for revision: February 28, 2020; Accepted: March 3, 2020.

⁴ Lecturer of Department in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一、前言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雖著錄於《四庫全書總目》，⁵但從來討論者不多，除《四庫全書總目》外，就只有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攷》、⁶郭紹虞〈陶集考辨〉、⁷鍾優民《陶學發展史》⁸和高建新〈一心塑造自我心目中的陶淵明形象——評清人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對此書有基本的敘說。⁹這些論述大多以《陶集》的「個體」來展開討論，焦點往往圍繞在此書「力辯陶淵明不信佛」這一點上，而甚少關注丘嘉穗的個人及此書的創作動機，以至此書的評陶特色。

二、丘嘉穗生平與《東山草堂陶詩箋》成書背景

丘嘉穗（1658-1714），¹⁰字實亭，上杭人，康熙壬午（1702）

5 永瑤等總裁；紀昀等總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卷一百七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3。

6 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攷》（北京：文字同盟社，1931年）。

7 郭紹虞：〈陶集考辨〉，《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258-326。

8 鍾優民：《陶學發展史》（長春市：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

9 高建新：〈一心塑造自我心目中的陶淵明形象——評清人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銅仁學院學報》，第20卷第1期（2018年1月），頁24-27。

10 按：丘嘉穗《東山草堂文集》、《東山草堂詩集》都記「丘」為姓；《四庫全書》所引、《東山草堂陶詩箋》則記「邱」為姓。考丘嘉穗《東山草堂文集》、《東山草堂詩集》為康熙年間的自刻本，皆作「丘」，故丘嘉穗並不避此「邱」諱。詳見丘嘉穗：《東山草堂文集》，《四庫全書存目

舉人，官至歸善縣知縣，¹¹ 曾於康熙丁亥（1707）因大選在暢春園謁見康熙。¹² 《潮州府志》載其字秀實，¹³ 又自名秀瑞，¹⁴ 皆以穗之美者為名，號東山居士，¹⁵ 著有《考定石經大學經傳解》一卷、《東山草堂邇言》六卷、《東山草堂陶詩箋》五卷、《東山草堂文集》二十卷、《詩集》八卷、續集一卷。¹⁶

丘嘉穗向崇孔孟，謂「吾道由來宗孔孟」，¹⁷ 為文極重儒家理氣，嘗言「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故文之有法，以理為經，以氣為

叢書》，集部，第 239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影印四川省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丘嘉穗：《東山草堂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39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影印四川省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11 清高宗敕撰：《清文獻通考》，《四庫全書》，卷 2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26。
- 12 按：詳見丘嘉穗〈丁亥五月二十五日上御暢春園引見大選官歸善縣臣丘嘉穗隨班啟奏幸得稱旨恭紀四首〉，《東山草堂詩集》，卷 4，頁 25。
- 13 周碩勳纂修：《乾隆潮州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廣州府縣志輯》，第 24 冊，卷 42（上海：上海書店，2003 年，影印清光緒十九年（1893）重刻乾隆四十年（1775）本），頁 54。
- 14 丘嘉穗：〈遊鼓山記〉，《東山草堂文集》，卷 3，頁 19。
- 15 丘嘉穗：〈遊鼓山記〉，《東山草堂文集》，卷 3，頁 19。按：丘嘉穗以「東山草堂」命其編集，乃取自其室之名。其〈讀書齋記〉載：「東山之隈有草廬焉，坐僅容膝，架僅貯書，戶牖僅蔽風雨，蓋余向所棲遲焉，而嘯歌其中者也。」詳見丘嘉穗：〈讀書齋記〉，《東山草堂文集》，卷 3，頁 21。
- 16 詳見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頁 4362、4375、4383。
- 17 丘嘉穗：〈客有謫余計程者戲筆答之〉，《東山草堂詩集》，卷 2，頁 8。

緯，氣無理不立，理無氣不行，蓋理本太極，常不離乎境與情之間，而氣之所以變化，則不外乎陰陽相生相制之義也。」¹⁸又謂「古今文體製雖殊，而其理與氣未嘗不一。」¹⁹是以丘嘉穗為文，大多關乎世道人心，嘗言「世道之衰也，必自人心始。人心壞而世道隨之矣。」²⁰為盧駿臣《學庸會參》一書作〈序〉時，丘嘉穗亦強調此書的用世：「是書一出，勸懲備著，人心世道，賴以不墜」。²¹黎媿曾為《東山草堂文集》作序時便評丘嘉穗之文：「其為文，必根據於仁義道德，其為說即數變，而必歸於君臣父子人倫刑政之大蓋〔……〕」，²²「每為文，皆從綱常名義着筆。」²³可見丘氏極重人倫綱常之義。

故丘嘉穗編撰《東山草堂陶詩箋》一書，亦大抵存有此意，其〈廬山下覽古〉曾這樣評述陶淵明：「平生忠且孝，大節嫋靈均。豈似雷劉輩，逃禪竟失身。」²⁴在〈與捷三兄論陶詩書〉中，丘嘉穗明確指出他編撰此書的用意，認為陶淵明忠節的表現雖為人所共知，但人們卻往往忽略詩意所旨，以至陶淵明的見識如何超然，謂：「因歎陶公忠節，人所共知，而其託意於詩者，則人未必盡知也。即其忠節見於詩者，亦猶人所共知，而至其識見超然，不染穢〔穢〕阮之清談，不入東林之淨土，則人又未必盡知也。」²⁵可見丘嘉穗

18 丘嘉穗：〈東山草堂古文囊選序〉，《東山草堂文集》，卷1，頁6。

19 丘嘉穗：〈謝黎大參媿曾先生書〉，《東山草堂文集》，卷6，頁31。

20 丘嘉穗：〈紹聞廣義自序〉，《東山草堂文集》，卷1，頁7。

21 丘嘉穗：〈盧駿臣學庸會參序〉，《東山草堂文集》，卷1，頁24。

22 黎媿曾：〈《東山草堂文集》序〉，《東山草堂文集》，卷首，頁1。

23 丘嘉穗：〈周公辟管叔辨〉，《東山草堂文集》，卷10，頁4。

24 丘嘉穗：〈廬山下覽古〉，《東山草堂詩集》，卷1，頁7。

25 丘嘉穗：〈與捷三兄論陶詩書〉，《東山草堂文集》，卷6，頁39。

所以着手整理《陶淵明集》，亦以此書存有忠孝節義之大道。

丘嘉穗自小不喜釋氏，自七八歲「入寺未嘗一拜。」²⁶又「少好讀宋儒書，而於佛氏之言，未嘗不深惡而痛絕之。」²⁷嘗謂「佛氏之罪浮於大盜，以大盜顯戮人於一時，而人猶知畏而懲之，佛氏陰食人於百世而人反樂，迷而就之者，良不誣也。」²⁸又言「佛氏自入中國以來，駕其清虛緣業之論，鼓其神通變幻之術，甚者遂至於合老莊，混儒釋為一家，其說日新月盛，洋溢四出，而不可遏舉。古今男女童叟，莫不迷惑，沒溺於其中。而吾儒之詭僻者，亦且心悅誠服，為之奔走而不辭。即有韓歐之文章、程朱之理學出而聲其罪以討之，而舉世滔滔，終牽於禍福之私，而莫之能信。」²⁹在《東山草堂陶詩箋》中，丘嘉穗亦力辯陶淵明不惑於此：

張達摩渡江面壁端坐，以見性成佛之教，傾動中土之人，而後淨土之說，彌近理而大亂真〔……〕唐宋元明以至於今，而未有所已，識者蓋深痛之。陶公靖節，生於晉之末造〔……〕修淨土者，莫盛於東林，迨今讀其書，竟卷曾無片言隻字濫及，於是蓋當習俗波靡之日，而能卓然不惑於其說者，獨公一人而已。³⁰

至於此書的成書時間，丘嘉穗在〈陶詩箋註序〉中寫得很明確，時在康熙甲午三月，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

²⁶ 丘嘉穗：〈答家偉元伯書〉，《東山草堂文集》，卷 6，頁 43。

²⁷ 丘嘉穗：〈書宋豫菴姚廣孝四論後〉，《東山草堂文集》，卷 11，頁 3。

²⁸ 丘嘉穗：〈重答家偉元伯書〉，《東山草堂文集》，卷 6，頁 51。

²⁹ 丘嘉穗：〈去僧尼〉，《東山草堂文集》，卷 8，頁 18。

³⁰ 丘嘉穗：〈陶詩箋註序〉，《東山草堂陶詩箋》，序，頁 1。

三、《東山草堂陶詩箋》所據版本、體例

(一) 《東山草堂陶詩箋》所據版本

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載，浙江圖書館藏有《陶靖節集》十卷，題「晉陶潛撰，宋湯漢等箋注、總論一卷，明萬曆十五年休陽程氏刻本，清邱嘉穗批註」，³¹可見丘嘉穗着手整理此書時所據很有可能就是休陽程氏的版本。休陽程氏本乃本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因卷末有萬曆丁亥休陽程氏梓故名，惟此本在刊行的時候有不少「以意率改之處」，³²而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很多的訛誤都是跟此本一致。

最明確的例子莫如〈詠二疏〉、〈詠三良〉二文，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於詩前題兩段注文，分別敘說疏廣、疏受二疏之事與奄息、仲行、鍼虎三良之事。³³然休陽程氏本卻誤把此注當作二詩的詩序，並在詩題下言「并序」，³⁴以正文款式收錄這兩段文字，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從之。³⁵

但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又非只依休陽程氏的本子，如〈停

³¹ 天津圖書館編：《稿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書名索引》（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頁1169。

³²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卷上，頁294。

³³ 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貴池：劉氏玉海堂，宣統三年（1911）），卷4，頁14-15。

³⁴ 休陽程氏：《陶靖節集》，卷4（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丁亥十五年休陽程氏本），頁12-14。

³⁵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4，頁16-18。

雲〉詩序「罇湛新醪」，郭紹虞〈陶集考辨〉謂「李公煥以前諸本皆然，自此本（休陽程氏）改作『罇酒新湛』〔……〕」³⁶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於〈停雲〉詩中錄此異文，惟正文作「罇湛新醪」，³⁷ 從《陶集》舊本，而注云：「一作罇酒新湛」，可見丘嘉穗有以他本作異文的校錄。

考丘嘉穗所作的校語，多非主流《陶集》所載的異文，如〈答龐參軍〉「云胡以親」於「胡」字後云「一作何」，「誓將離分」於「離」字後云「一作難，非」，³⁸ 除了並非休陽程氏本之異文外，即現今《陶集》集校本如楊勇《陶淵明集校箋》、³⁹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⁴⁰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⁴¹ 亦無載此二條異文。惟此書所校異文僅十七條，較難判斷其所錄異文所據何本，其或採自三、四種不同版本的《陶集》亦並非沒有可能。不過丘嘉穗在〈與捷三兄論陶詩書〉一文中曾謂：「恨不得見公〔陶淵明〕年譜，考知其詳，而家藏復無善本。」⁴² 可見丘氏手上之《陶集》本子理應不多。

若然我們把這十七條異文與清初流傳的《陶集》作比對的話，會發現當中不少異文都與黃文煥《陶元亮詩》有共通的地方。此十七則異文見於休陽程氏本者僅六則，餘下的十一則異文中，見於

³⁶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卷上，頁 294。

³⁷ 按：休陽程氏本於此正文作「罇酒新湛」。休陽程氏本見休陽程氏：《陶靖節集》，卷一，頁 1。丘嘉穗本見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1，頁 1。

³⁸ 詳見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1，頁 4-5。

³⁹ 楊勇：《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⁴⁰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⁴¹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書局，2007 年）。

⁴² 丘嘉穗：〈與捷三兄論陶詩書〉，《東山草堂文集》，卷 6，頁 39。

黃文煥《陶元亮詩》便有八則，⁴³ 只有三條異文未見出處，分別是〈勸農〉「熙熙令春」云「春，一作音，非」、⁴⁴ 〈擬古〉其七「日暮天無際」云「際，一作雲」、⁴⁵ 〈五柳先生傳〉「酬觴賦詩」云「酬，一作啣」。⁴⁶ 當中除〈勸農〉一詩之異文標注於正文外，其餘兩則均是旁增之注釋，未知是否丘嘉穗的本意。而〈勸農〉一詩之注，《陶淵明集》各本作「熙熙令音」或「熙熙令德」，⁴⁷ 而丘嘉穗改作「熙熙令春」，並言：「一作音，非」，注云：「此章言方春始耕時事」，⁴⁸ 是其改作「熙熙令春」者，或因此章言春事，故認為「音」字乃「春」字之訛。從這些情況來看，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主要根據的版本很有可能就只是「休陽程氏刻本」與黃文煥的《陶元亮詩》。然此二本均非《陶淵明集》善本，中間文字訛誤甚多，故丘嘉穗以這些本子作底本校對，貢獻不大，無怪乎郭紹虞在〈陶集考辨〉評此書「校讎不精，時多誤字」，⁴⁹ 亦未為過。

當然，即使撇除此書所校的底本，此書在這方面用力亦不多，就上文的〈詠二疏〉、〈詠三良〉兩詩而言，丘嘉穗大可以意校之，避免因循休陽程氏本之誤，考《陶淵明集》〈詠二疏〉、〈詠三良〉後為〈詠荊軻〉，〈詠荊軻〉一文題下古今都沒有注文，這大概是

43 按：雖然這個數目未必能明確指出此本就是採自黃文煥之《陶元亮詩》。不過從這些較為罕見的異文中，又有如此數量的相合情況來看，丘嘉穗的本子很可能有參考黃文煥的本子又或有共同祖本。

44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1，頁5。

45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4，頁4。

46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5，頁4。

47 陶澍《陶靖節集注》云：「湯〔湯漢〕本作德，各本作音。」。詳見陶澍：《陶靖節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99年），頁8。

48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1，頁5。

49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卷上，頁320。

因為荊軻之事蹟較顯，廣為人知之故。如是，丘嘉穗若然細心考察這種情況，則可輕易判斷〈詠二疏〉、〈詠三良〉題下的應是注文而非序言，況且《陶淵明集》中并序之詩，序與詩必成對應關係，如〈停雲〉序言「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詩文則緊接其思親友之義，亦述罇酒、園列、歎息之事；⁵⁰〈遊斜川〉之詩與序，更是能一一對應，如序言「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詩言「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⁵¹以此審之，則〈詠二疏〉、〈詠三良〉之「注」與詩文絕不相類，僅敘述二疏、三良之事蹟。尤其是〈詠二疏〉的注釋開首引「《漢·疏廣傳》」，言「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完全不能與詩文對應。〈詠三良〉亦如是，注云：「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歿，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賦〈黃鳥〉。」⁵²故丘嘉穗不審休陽程氏本的問題，明顯是其過也。

（二）《東山草堂陶詩箋》體例

《東山草堂陶詩箋》五卷，卷首置丘嘉穗〈陶詩箋註序〉、〈陶靖節先生傳〉、蕭統〈陶淵明傳〉、〈陶淵明集序〉、總論。卷一「詩四言」；卷二至四「詩五言」；卷五「雜文」。其編次與他本《陶集》不同者，以〈讀史述〉九章置卷一「四言詩」之末。

考《陶淵明集》各本多以〈讀史述〉置「記傳述贊」中，以其有別於詩。徐師曾（1517-1580）曰：「按字書云：述，譔也。纂譔

⁵⁰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1，頁 1。

⁵¹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2，頁 6。

⁵²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4，頁 16-18。

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行狀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別名也。」⁵³ 陶淵明〈讀史述〉九章，以四言敘述史事，陶淵明自注亦言：「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⁵⁴ 故其文體與詩並不相類，把此九章編於卷一「詩四言」下似乎不大恰當，故橋川時雄謂此本：「卷一四言詩、〈讀史述〉九章、〈五孝傳〉、四言〈贊〉、〈扇上畫贊〉等均與四言詩同輯於卷一之末〔按：筆者所見之《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一僅增〈讀史述〉九章，此處疑橋川時雄筆誤〕，他本所無，而刼於嘉穗者，然如此創意，亦未足為貴也。」⁵⁵

固然，如果我們從編撰體例上來看，此九章理應獨立；然而，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似乎承襲了明末清初以來《陶集》的編撰者重「詩」的表現，⁵⁶ 故其名亦僅作「陶詩箋」而非「陶集箋」。然而，對於《陶集》中的幾篇「文」，丘嘉穗似乎又不捨棄去不錄，故才出現卷五的「雜文」。如是，〈讀史述〉的九章若置於卷五「雜文」，便與〈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五柳先生傳〉、〈感士不遇賦〉等文體不大相合。但這九章，對於丘嘉穗來說，明顯是

⁵³ 賀復徵編：《文章辨體彙選》，《四庫全書》，卷 6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

⁵⁴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1，頁 9。

⁵⁵ 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攷》，頁 34。

⁵⁶ 與清代以前重視「十卷本」《陶集》的情況很不一樣，清初刊刻的《陶集》基本上都沒有以「十卷本」的形式出現；而更多的是「四卷」、只載錄「詩集」的面貌，如蔣薰《陶靖節詩注》、卓爾堪《合刻曹陶謝三家詩》等都是這種表現。至於明代刊刻較多的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以及何孟春《陶靖節集》，在清初都未見有重新刊行的記錄；而清初這種「四卷本」《陶集》的編撰，對整個清代《陶集》的影響頗為深遠。在道光以前成書的，如吳瞻泰《陶詩彙注》、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董廢翁評本《陶靖節集》、溫汝能《陶詩彙評》、馬璞《陶詩本義》等，都是這種表現。

符合他「每為文，皆從綱常名義着筆」的文學理念，在《東山草堂陶詩箋》中，丘嘉穗引錄了蘇軾和葛常之之論，道出了陶淵明在這「九章」所展現的志節：

東坡曰：〈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載，吾猶識其意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耶。⁵⁷

即丘嘉穗在〈屈賈〉一篇下的注釋，亦強調此章的「理」：

四句反起作勢，特奇，與後〈魯二儒〉起句同一機軸，妙在說得兩道至理都盡。⁵⁸

由是，丘嘉穗把此九章置於卷一「詩四言」下，似乎並非如橋川時雄所言純屬其「創意」，而是無可奈何下的選擇。

四、《東山草堂陶詩箋》評陶特色

丘嘉穗在〈序〉中嘗言：「若夫平生忠孝大節，自以先代晉世宰輔，耻臣於宋，為後世所共知。以及詩詞風格之高，波瀾意度之雋妙，或已經前人闡發，并見余箋註中者，概置不復論。論其不為晉人習俗所移，而生以清談為樂，死以淨土為歸，以見公之卓識超然，獨出於數千載之上者如此云。」⁵⁹可見丘嘉穗《陶詩箋》特別強調陶淵明不為晉人清談、淨土之說所影響，而能獨樹於千古。

⁵⁷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1，頁 10。

⁵⁸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1，頁 10。

⁵⁹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序〉，《東山草堂陶詩箋》，頁 3。

(一) 不墮晉人清談放散

丘嘉穗認為，陶淵明身處晉宋易代之際，世路崎嶇，風波未靜，故只能酣觴賦詩，以樂其志，故其飲酒之舉，只是「冀以遺世忘憂，全身遠害而已」，這斷非晉人徒以佚遊荒宴、借飲酒之舉自命放達之流可比，其〈陶靖節先生傳〉言：

然當是時，世路崎嶇，風波未靜，公家又窮乏，屢闕清醑，日率妻子灌畦力作間，於耕種稍暇時，與二三田父稚子斗酒自勞，啣觴賦詩，以樂其志，特詭託於酒人名士之間，冀以遺世忘憂，全身遠害而已，非如晉人佚遊荒宴，自命為放達風流者比也。⁶⁰

在評注陶淵明詩的時候，丘嘉穗亦時持此論，如〈擬古〉其七「日暮天無際，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前人評注鮮及此詩，宋代湯漢、元代李公煥都沒有引錄任何評論，⁶¹只有元代劉履嘗以此詩繫於晉宋易代之事，以「日暮」喻「晉祚之垂沒」、「天無雲而風微和」喻「恭帝暫過開明溫煦之象」，其言：

此詩殆作于元熙之初乎。日暮以比晉祚之垂沒，天無雲而風微和，以喻恭帝暫過開明溫煦之象，清夜則已非旦晝之景，而達曙則又知其為樂無幾矣。是時宋公肆行弑立，以應昌明

⁶⁰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傳〉，《東山草堂陶詩箋》，頁2-3。

⁶¹ 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04冊，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淳祐元年（1241）刻本），頁3。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卷4，頁3。

之後，尚有二帝之讖。恭帝雖得一時南面之樂，不無感歎于懷，譬猶雲中之月，不無掩蔽，葉中之花，不久零落，當如何哉。其明年六月，果見廢為零陵王。又明年被弑。此靖節預為憫悼之意，不其深哉。⁶²

即現今學者評注陶淵明此詩，亦不乏以晉宋易代之事繫之。⁶³而丘嘉穗以當時晉人之習發明陶淵明之詩意，以見陶淵明之飲酒與晉人之大不同，其言：

晉人自命放達風流，時時攜妓宴遊，酣歌達曙；而公獨閑靜少言，不慕榮利，故賦其事，而以花月之不久比之，殆與程明道先生座中有妓，心中無妓同一意致也。亦所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乎。公性嗜酒，而平生歡酒見於詩者，多在稚子弱女、田父故人之間，蓋借以遺世忘憂，而非沉湎者比也。故於此詩，微諷宴樂逸遊之不可久，則其性情之正，大可見矣。⁶⁴

考〈擬古〉其一言「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其三言「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其五言「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其六言「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都有所寄贈之人，尤其是其六「為君作此詩」更是明確。⁶⁵可見這一組詩實存有對當時世代的批評，如此，則〈擬古·其七〉言「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一語，或諷所

⁶² 何孟春：《陶靖節集》，卷 4（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年（1523）范永鑾刊本），頁 3。

⁶³ 如古直便持此論。詳見古直：《陶靖節詩箋》，卷 4（臺北：廣文書局，1969 年），頁 3。

⁶⁴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4，頁 5。

⁶⁵ 按：詩文所引詳見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4，頁 1-6。

贈之友人，故丘嘉穗言「微諷宴樂逸遊之不可久」，以晉人風尚來分析，比諸家之言可謂更直接妥當。

這種陶淵明高出於晉人的評論，在《東山草堂陶詩箋》中不時出現，如評〈勸農〉「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儋石不儲，飢寒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丘嘉穗便直指「此與乃祖惜分陰意同，皆不為晉人放達二字所誤。」⁶⁶認為陶淵明由於「性情之正」，故不為晉人之習俗所移。

從來論陶詩的寄託者，多只以晉宋易代視之，甚少以晉宋文人風尚，尤其是清談的角度來論述，故丘嘉穗這種識見，除了是其評陶特色外，亦帶給後世的評論者多一種評論的角度。

(二) 不為淨土虛無所惑

元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嘗論及陶淵明不入慧遠白蓮社之事，並以此為佳話：

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朝宗靈像〔……〕時秘書丞謝靈運才學為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速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雜，拒之。靈運晚節疏放不檢，果不克令終〔……〕靖節與遠公雅素，寧為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誑。⁶⁷

陶淵明未入蓮社，〈蓮社高賢傳〉等已載其事。⁶⁸湯漢亦曾以

⁶⁶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1，頁5。

⁶⁷ 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卷4，頁7-9。

⁶⁸ 陶澍：《靖節先生集》，頁20。

此論陶淵明，其評〈擬古〉其六「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嗤。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謂：「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⁶⁹ 丘嘉穗於此引湯漢之說後補充道：「公以稷下談士曰東林諸名人，欲就決疑而中止。其終不肯入社，甚且已到寺門，聞鐘攢眉而迴車遠遜，即此詩意也。」⁷⁰ 可見丘氏對陶淵明「終不肯入社」持肯定的態度。

丘嘉穗在〈序〉又言：「〔〈雜詩〉〕其六云：『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其七云：『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大抵薄淨土為虛無，視生死如晝夜，以自道其不肯入社之本意。」⁷¹ 以言陶淵明能洞見淨土之說虛無，故不入社。考其評注，〈管鮑〉、〈神釋〉、〈歸園田居·其四〉、〈連雨獨飲〉、〈和劉柴桑〉、〈飲酒·其五〉、〈擬古·其六〉、〈雜詩·其六〉、〈雜詩·其七〉、〈詠貧士·其四〉都明示陶淵明能洞察生死之卓識，而不被釋氏輪迴生死之說所影響。

如其評〈神釋〉一詩，認為最後數句「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見道之言，並藉此重申陶淵明視死生如晝夜之達觀，不像白蓮社中人膠膠於生死，其謂：

末數語，真實見道之言，與裴晉公所謂豬鷄魚蒜逢着便喫，生老病死符至即行者同一達觀。此君子之所以行法俟命而壽夭不足以二之也。陶公有此卓識，其視白蓮社中人，膠膠於

⁶⁹ 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卷 4，頁 3。

⁷⁰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4，頁 4。

⁷¹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序〉，《東山草堂陶詩箋》，頁 2。

生死者，正不直一笑耳，尚安肯褰裳濡足於其間乎。⁷²

丘嘉穗在〈雜詩·其六〉「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下引義熙十年（414）廬山東林寺主持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一事，以繫詩之所指：

其曰「此生不再值」，曰「何用身後置」，皆破白蓮社中前生後生輪迴淨土之說。此陶公所見之卓絕，所以不肯入社也〔……〕又按「有子留金」在方外之士，必以為俗情，而陶公不諱言之。蓋以此乃人倫日用之常理，不得遺之以為高也。余見愚夫婦惑於佛氏輪迴之說，每不惜施捨以資冥福，雖其子之飢寒，不遑卹也，非陶公所譏置金於身後者乎。意當時東林寺緇素入社者，已有百餘人，而一時愚夫婦為其所煽惑，不惜捐金錢作佛事，以為身後計者，更十百倍，故陶公譏之曰「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真所謂務民之義，而不惑於鬼神之所不可知者也。陶公其知矣哉。⁷³

丘嘉穗認為詩中「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乃諷刺釋氏鬼神之論，批評釋氏輪迴之說迷惑，並引所見愚夫愚婦重供奉有甚於其子之飢寒的荒誕行為以證。然丘氏這種評論，有時未必盡當，陶淵明〈詠二疏〉有言：「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蔣薰《陶靖節詩注》謂：

或勸廣以金遺子孫，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詩意蓋謂問金終是寄心如于金，廣以清言

⁷²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2，頁2。

⁷³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4，頁8-10。

曉故老之未悟。⁷⁴

蔣薰引《漢書·疏廣傳》以證陶淵明「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之義，是不以留金以愆其子孫之志，此大可作〈雜詩〉「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之注解，詩意只言及時行樂，而非丘嘉穗在此所強調「譏置金於身後者乎」、「破白蓮社中前生後生輪迴淨土之說」，否則便無法與前句「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相連。

1、重陶詩之託意

丘嘉穗在〈與捷三兄論陶詩書〉嘗言：「因歎陶公忠節，人所共知，而其託意於詩者，則人未必盡知也」。⁷⁵ 陶淵明之忠孝大節，沈約《宋書》中已明言其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⁷⁶ 而丘嘉穗在評注中，亦重闡述陶淵明於晉宋易代間所產生的寄意，如〈九日閒居〉，丘嘉穗評：

前輩既以「空視時運傾」句為指易代之事，⁷⁷ 則自「塵爵」以下六句，實有安于義命，養晦待時之意。此則陶公所自嘆為深情者也。詩中蓬廬士，公自指也。「時運傾」，晉宋代謝也。「塵爵」句承酒說；「寒華」句承菊說。有菊無酒，正貼「空視時運傾」意。故序以菊醪為慨，其所謂深情，只在「淹留豈無成」句。意欲恢復王室，語却渾然。序所謂寄

⁷⁴ 蔣薰：《陶靖節詩集》（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清刊本），卷 4，頁 13。

⁷⁵ 丘嘉穗：〈與捷三兄論陶詩書〉，《東山草堂文集》，卷 6，頁 39。

⁷⁶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2288-2289。

⁷⁷ 按：指湯漢之論。湯漢注：「空視時運傾」，亦指易代之事。詳見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卷 2，頁 3。

懷也。⁷⁸

丘氏此論把陶淵明詩中之深懷道出，謂此詩能察見陶淵明欲恢復王室之心，即其歸隱之舉，亦是「安于義命」、「養晦待時」之行為。又如〈擬古·其三〉「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眾蟄各潛駭，草木縱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丘嘉穗評云：

自劉裕篡晉，天下靡然從之，如眾蟄草木之赴雷雨。而陶公獨惓惓晉室，如新燕之戀舊巢，雖門庭荒蕪，而此心不可轉也。末四句亦作燕語方有味。通首純是比體。⁷⁹

丘氏把整首詩句解釋殆盡，道出陶淵明借燕之戀巢諷刺當時趨附新朝之人。又如評〈飲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丘嘉穗謂：

「悲風」比世亂，「荒草」比小人。劉裕弑零陵，天昏地黑，來日無人，真如漫漫長夜、晨雞不鳴之時。玩「悲風」、「荒草」、「長夜」、「晨雞」等字，亦賦而比也。⁸⁰

可見丘嘉穗在評注中深入分析陶淵明詩文用語的底蘊。而陶淵明這些「託物寄懷之言」，丘嘉穗認為都是源自其「觸目會心」之感，在評〈和郭主簿·其二〉時，丘嘉穗這樣說：

遠瞻陵岑之奇絕，近懷松菊之貞秀，皆與陶公觸目會心，實

⁷⁸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2，頁3。

⁷⁹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4，頁3。

⁸⁰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3，頁18。

借以自寓其不臣於宋之高節，所謂賦而比也。結四句頗吐忠憤本懷，殆欲有為而不得者歟？⁸¹

而丘氏認為這大抵也是陶淵明處於晉宋易代間無可奈何之長嘆：「公平生望古遙集，本欲有為，而四十無成，終隱于晉宋鼎革之亂，故託言如此。」⁸²

2、發明陶淵明之高潔

丘嘉穗認為，著書可以「勸懲備著」，使「人心世道，賴以不墜」，⁸³ 故其箋注陶詩，亦重此義，不時指出陶詩之可觀處。當中最顯者，莫過於陶淵明忠君愛國之心，在評〈乞食〉一詩時，丘嘉穗謂：

此詩當與杜子美〈彭衙行〉參看，方知古人一飯之惠亦不肯忘，而況於食君之祿乎？二公愛國忠君之心，皆時時發見於詩歌者，故知其平時必不肯輕受人惠，苟一受之，必知所感，非遽忘其身分而甘為卑諂也，亦足見高人之本心如是其厚耳。彼有自處岸然、受人之愛敬而漠不留情者，吾知其於鄉既忘恩，於國必負義矣。⁸⁴

陶淵明這種忠義之心，在丘嘉穗看來，都是發自內心，不受外物之影響，故即使在貧賤之時，亦不會有所移，如其評〈和郭主簿·其一〉云：

⁸¹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2，頁 13-14。

⁸² 按：此為〈飲酒〉其十六之評語。詳見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3，頁 18。

⁸³ 丘嘉穗：〈盧駿臣學庸會參序〉，《東山草堂文集》，卷 1，頁 24。

⁸⁴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2，頁 8。

此陶公自述其素位之樂，真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于中者，豈矯情哉。⁸⁵

又如其評〈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亦指出了陶淵明甘辭華軒而堅守其義：「甘辭華軒是公本志〔……〕『總角抱孤念』六句，是守義之言；『仰想東戶時』六句，是安命之言；惟其守義，是以能安命也。」⁸⁶

這安命、守義之行，是陶淵明持守始終之道，即陶淵明對於家人、朋友，亦是本着這種心態面對，而這種仁義之行，正是忠臣的最基本條件。丘嘉穗在評〈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一〉便言：

余讀「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及「久游戀所生」，與夫〈悲從弟〉、〈祭程氏妹〉諸詩文，而知公之真孝友。讀〈責子〉、〈告儼等疏〉及「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等句，而知公之真慈愛。自古未有居家不盡孝弟慈三者，而能為國之忠臣者也。⁸⁷

丘嘉穗還認為陶淵明是鮮有能悟出曾點襟懷之人，故在評注中三復其言，謂陶淵明甚得曾點之意，其評〈時運〉言：「能會曾點襟懷而發為堯舜氣象，真見道之言也。」⁸⁸評〈遊斜川〉言：「結出素位不願外之意，與曾點莫〔暮〕春襟懷何以異？」⁸⁹評〈諸人共遊周家墓栢下〉言：「末二句益見素位之樂，雖曾點胸襟，不過

⁸⁵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2，頁13。

⁸⁶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3，頁8。

⁸⁷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3，頁3-4。

⁸⁸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1，頁1。

⁸⁹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2，頁6。

爾爾。」⁹⁰可見在丘嘉穗眼中，陶淵明真得孔子「吾與點也」之意。

3、發掘陶詩的藝術手法

丘嘉穗雖在〈序〉中言「詩詞風格之高，波瀾意度之雋妙，或已經前人闡發，并見余箋註中者，概置不復論。」⁹¹然在箋注中，卻不時以賦、比、興來審視陶淵明之詩文。在丘嘉穗以前，湯漢曾以賦比興來論陶，如其評〈擬古〉其六「前四句興而比」、〈詠貧士〉其一「孤雲倦翮，以興舉世皆依乘風雲」。⁹²

丘嘉穗從湯漢之評陶手法，多以賦比興論陶詩，如其評〈停雲〉第一章云：「賦也。舊註：『八表』二句，蓋寓飈回霧塞，陵遷谷變之意，則兼比矣。」評第二章云：「疊前意再賦。結句竚望親友之來，興不得訪親友而去，有次第。」評第三章云：「以樹有新好，反興人無舊歡。舊註謂相招以事新朝意，則兼比也。」評第四章云：「以鳥有和聲，反興人獨抱恨。」⁹³以賦、比、興來審視〈停雲〉各章的藝術手法與其次第。故鍾優民在《陶學發展史》嘗言：「邱氏對陶詩藝術技巧亦未嘗忽視〔……〕邱氏對創作中巧用賦、比、興頗為看重，箋釋屢言及此，如謂〈時運〉詩『四章皆賦體』，〈和胡西曹示顧賊曹〉詩『賦而比也』〔……〕」。⁹⁴

在丘嘉穗的評注中，還常注意陶淵明詩的次第，經常以「有次第」、「自有次第」、「甚有次第」、「亦有次第」、「次第秩然」

⁹⁰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2，頁 8。

⁹¹ 丘嘉穗：〈陶詩箋註序〉，《東山草堂陶詩箋》，頁 3。

⁹² 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卷 4，頁 3、卷 4，頁 8。

⁹³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1，頁 1。

⁹⁴ 鍾優民：《陶學發展史》，頁 254-255。

等語評述。⁹⁵ 這些有次第、「承上章」、⁹⁶「承接章法」⁹⁷之作，在丘氏看來，都是出自陶淵明之真情實語，是「皆田園中實事」，⁹⁸是「實情至理」，⁹⁹故丘嘉穗強調，若學陶者無其心與識而學之，則易陷於「猶不免學其似而失其真」，故言「陶詩豈易言哉。」¹⁰⁰

五、《東山草堂陶詩箋》對清初陶學的反響

固然，就《陶淵明集》的注本而言，力辯陶淵明「不墮晉人清談放散」和「不為淨土虛無所惑」兩者肯定是此書的特色，但若然我們把此書放在陶學史的發展脈絡來看，它的體例與評論也有了比較大的轉變，而且很多是回應着清初陶學的面相。

(一) 意重於辭

——《東山草堂陶詩箋》對清初陶學的繼承

此書最為人所詬病的，主要是其校讎的功夫。郭紹虞〈陶集考辨〉曾評此書：「校讎不精，時多誤字。」¹⁰¹ 丘嘉穗在這方面確是不大用力，當然，這可能基於上文所論丘氏所見善本不多所致，但書中

⁹⁵ 丘嘉穗：〈時運〉、〈勸農〉、〈歸園田居·其二〉、〈歸園田居·其二〉、〈擬挽歌辭〉，《東山草堂陶詩箋》，卷1，頁1、卷1，頁5、卷2，頁4、卷2，頁4、卷4，頁26。

⁹⁶ 丘嘉穗：〈勸農〉，《東山草堂陶詩箋》，卷1，頁5。

⁹⁷ 丘嘉穗：〈擬挽歌辭〉其二，《東山草堂陶詩箋》，卷4，頁25。

⁹⁸ 丘嘉穗：〈歸園田居〉其三，《東山草堂陶詩箋》，卷2，頁4。

⁹⁹ 丘嘉穗：〈和劉柴桑〉，《東山草堂陶詩箋》，卷2，頁12。

¹⁰⁰ 丘嘉穗：〈飲酒〉其五，《東山草堂陶詩箋》，卷3，頁13。

¹⁰¹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卷上，頁320。

一些訛誤，也絕非純粹源自版本，只要細心處理，實可避免，如〈於王撫軍座送客〉一詩，丘氏引李公煥之注謂：「按《年譜》，此詩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宋書》：『王弘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於王弘後小注「名元體」，¹⁰²然實該作「休元」。¹⁰³這只需翻翻《宋書》便可免。¹⁰⁴而此書的一些訛誤，更是丘氏疏忽所致，如「癸卯十二月中作與仲弟敬遠」一詩題應作「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當中「癸卯」抑「癸卯歲」的問題，只需考《陶集》的其他詩題如〈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便可確定應作「某某（甲子）歲」，丘嘉穗引休陽程氏之本子雖已有誤，¹⁰⁵然亦應以意校之，至於詩題誤把「從弟敬遠」刊成「仲弟敬遠」，即筆者所見的休陽程氏本子亦無誤。按仲弟應為「從弟」，丘嘉穗於卷五〈陶雜文〉中所錄詩題亦作「祭從弟敬遠」，¹⁰⁶則又是其未審前後之過也。¹⁰⁷

這些版本、文字上的粗疏反映了丘嘉穗在編撰此書時其實並不重視詩文用字的校正，這點從此書僅錄十七則異文的情況便可察

¹⁰²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2，頁 14。

¹⁰³ 按：「休元」之「休」與「体」字相類，《東山草堂陶詩箋》作「元體」，或因字體相近，先訛作「体元」，再訛作「體元」、「元體」。

¹⁰⁴ 沈約：《宋書》，頁 1311。

¹⁰⁵ 休陽程氏：《陶靖節集》，卷 3，頁 5。

¹⁰⁶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45，頁 12。

¹⁰⁷ 又〈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晶晶川上平」，丘嘉穗誤作「晶晶川上平」，考休陽程氏與黃文煥本子均無誤，丘嘉穗若細心校之，則自可免，又或校出異文，如此可見其未細審校對之跡。詳見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3，頁 4；休陽程氏：《陶靖節集》，卷 3，頁 3；黃文煥：《陶元亮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卷 3，頁 4。

見。丘氏這種忽略文獻考證的取態，很大程度是沿襲自清初的《陶集》，考清初刊行的《陶集》如蔣薰《評注陶靖節集》、卓爾堪《曹陶謝三家詩》，都沒有在文獻方面下過很大的功夫。¹⁰⁸ 因為它們所看重的，是陶詩的「意」，而非「辭」，故即使丘氏討論陶淵明詩作的藝術手法，也是偏重於其中之「意」，故在論說其次第時多以《詩經》的賦、比、興和其中的「實情至理」來論，又強調學陶者不能單單模仿陶淵明的用語，而是需要有「其心」方能得其中之妙。

(二) 從出世到入世

——《東山草堂陶詩箋》對清初陶學的回轉

清初的《陶集》，往往由於編撰者經歷了世間的大變而看重陶淵明的「出世」、「豁達」的一面，如方熊《陶集誦說》便常以「達」來論陶，認為陶淵明得達生之旨，如其評〈和劉柴桑〉「以爽筆抒達旨，此陶公所為擅場也。」¹⁰⁹ 而這種「達」的論述，更多的是以釋、道的「出世」觀來論，如方熊評〈神釋〉時便謂「公于禪理似

¹⁰⁸ 即使方熊《陶集誦說》對《陶集》的校正，亦表現得頗為隨意，如其在〈歸園田居·其一〉所載異文有三：「開荒南野際。注：野，一作畝，非」、「榆柳蔭後簷。注：宋本作後簷，一作園，非」、「虛室有餘閒。注：虛室，一作虛空，一作對酒」，前兩者都是採自宋本《陶集》所錄異文，但方熊只在「榆柳蔭後簷」一句才校云出自宋本；至於方熊所云「非」者，亦無加以任何的解說，更像個人獨斷之詞；又「虛室有餘閒」一句，云「一作虛空，一作對酒」，亦無明確指出所校出自何本，同樣可以看出方熊《陶集誦說》不太重視文獻方面的考證。詳見方熊：《陶集誦說》，卷2（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侑靜齋刻本），頁3。

¹⁰⁹ 方熊：《陶集誦說》，卷2，頁10。

達」，¹¹⁰ 蔣薰在評〈擬古·其八〉「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兩句時也謂陶淵明對伯牙、莊周的羨慕，其實是來自他退一步的想法：「不為易水荊軻，便作首陽夷、齊，此淵明『撫劍行游』初意。伯牙、莊周，其退步也。」¹¹¹ 當然，這種取態很大程度上與陶淵明詩所用典故有關，朱自清在〈陶詩的深度〉中有這樣的論述：「陶詩的用事，《莊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論語》第二，共三十七次〔……〕『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觀念，而淵明卻將『復真』、『還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謂孔子學說的道家化，正是當時的趨勢。所以陶詩裏主要思想實在還是道家。」¹¹²

丘嘉穗在此書中則反其道而行，強調陶淵明「入世」的一面，他經常強調陶淵明不入釋氏一說，很大程度就是回應當時以佛論陶的風氣。如錢澄之（1612-1693）〈家爾斐七十初度序〉有言「吾謂世有成仙佛者，必是元亮、樂天及爾斐不思成仙佛一流人」，¹¹³ 查慎行（1650-1727）亦言：「先生精于釋理，只是不入社耳。」¹¹⁴ 即使陶淵明筆下的「心遠」，清初文人也多認為是深得禪家之旨趣，如胡世安（1593-1663）〈佛花詩敘〉便謂：「心遠地偏，塵淨菩提

¹¹⁰ 方熊：《陶集誦說》，卷 2，頁 2。

¹¹¹ 蔣薰：《陶靖節詩集》，卷 4，頁 4。

¹¹² 朱自清：〈陶詩的深度〉，《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569。

¹¹³ 錢澄之著，彭君華校點，何慶善審訂：《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 年），頁 347。

¹¹⁴ 查慎行著，張戴華輯：《初白菴詩評》，卷上（上海：六藝出版社，出版年份不詳），頁 1。按：查慎行雖生於順治七年（1650），此處錄其說，意在表現清初文人這種論述頗影響有清一代文人論陶的表現。

之樹」、¹¹⁵程正揆（1604-1676）〈十卦〉亦謂：「五柳酒裏禪，摩詰詩中畫。萬物供醉吟，勝說無生活。」¹¹⁶

對於丘氏這種取態，學術界存有兩種完全相反的看法，《四庫全書總目》謂此書「其力辯潛不信佛，為能崇正學遠異端，尤為拘滯。潛之可重在於人品志節，其不入白蓮社，特蕭散性成，不耐禪儀拘束，非有儒佛門戶在其意中也。嘉穗刻意講學，故以潛不入慧遠之社為千古第一大事，不知唐以前人正不以是論賢否耳。」¹¹⁷郭紹虞〈陶集考辨〉亦謂：「此書重在闡說陶公思想，言其生平以清談為樂，死不以淨土為歸，亦足為後世道學家論陶之見解。實則陶公思想亦不能不受時代習俗所薰染，謂其不為晉人習俗所移，亦未然也。」¹¹⁸

但鍾優民《陶學發展史》則持正面的看法，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意見：「此與清前期上層貴族集團崇信禪宗，紀氏本人更是盛談因果報應不為無關。現在看來，邱氏異於流俗，敢于稱揚陶公終究能頂住佛門引誘，我行我素，其識見非凡，難能可貴〔……〕強調淵明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深悟養神之道，完全符合儒家俟命真諦，講道觀化，高出時輩——白蓮社中人遠矣。」¹¹⁹又言：「總之，邱氏在禪悅之風頗盛的清初，力排眾議，自出己意，

¹¹⁵ 胡世安：《秀巖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6冊，卷23（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胡蔚先修補本），頁7。

¹¹⁶ 程正揆：《清溪遺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清天咫閣刻本），卷2，頁9。

¹¹⁷ 永瑢等總裁；紀昀等總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74，頁3。

¹¹⁸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卷上，頁320。

¹¹⁹ 鍾優民：《陶學發展史》，頁254。

箋陶頗多創見，成一家之言，應該肯定其對推動陶學發展的積極作用。」¹²⁰

學者於丘嘉穗力辯陶淵明不入釋氏之論雖有褒有貶，但無可否認，丘嘉穗確因個人對釋氏之見而有意力辯，當中有可採有不可採者，但縱觀丘氏論及蓮社之說十一條，似未有一條能夠藉此解釋陶詩的寫作背景或詩意所指，或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陶淵明只是「特蕭散性成，不耐禪儀拘束，非有儒佛門戶在其意中也」，可能更恰當。

但無論如何，丘氏在此書中強調陶淵明「不墮晉人清談放散」和「不為淨土虛無所惑」、「重陶詩之託意」、「發明陶淵明之高潔」等評陶特色，都是為了強調陶淵明「入世」的一面。

(三) 情理的推進

——《東山草堂陶詩箋》對清初陶學的深化

清初一段時期，文人在討論陶詩的時候，頗多個人情感的論述，除「情見乎辭」、¹²¹「情溢乎詞」等語經常出現外，¹²² 文人也經常借評注陶詩以抒發己懷，如蔣薰在《評注陶靖節詩集》中便經常表達出他個人的感懷，如其評〈歸園田居·其四〉謂：「塞翁（蔣薰自號）羈羗十年，今寓汾州，將南還，讀此頗難為情。」¹²³ 又如方熊《陶集誦說》在評論〈飲酒·其六〉時，也表現出一種

¹²⁰ 鍾優民：《陶學發展史》，頁 255。

¹²¹ 方熊評〈停雲〉、〈擬古·其三〉、〈詠貧士·其三〉語。詳見方熊：《陶集誦說》，卷 1，頁 1、卷 4，頁 2、卷 4，頁 8。

¹²² 蔣薰評〈答龐參軍〉語。詳見蔣薰評：《陶靖節詩集》，卷 1，頁 6。

¹²³ 蔣薰評：《陶靖節詩集》，卷 2，頁 5。

遙問陶淵明的意態：「既無毀譽，何知俗中之愚？公獨欲是其所是耶？」¹²⁴

丘嘉穗此書並不重視「情」的敘說，而是更多的把這種一時之「情」深化為永恆的「理」，尤其是丘氏在此書中強調陶淵明儒家的一面，除了是回應清初文人以釋、道論說陶淵明的「達」外，也是為了突顯陶淵明「明理」的一面。這點在丘氏自撰的〈陶靖節先生傳〉中可謂明確展現出來。丘嘉穗這篇〈陶靖節先生傳〉，是自蕭統編《陶淵明集》附〈傳〉以來，另一部如此重新為陶淵明撰〈傳〉的《陶集》。在〈序〉中，丘嘉穗明確指出他是基於蕭統寫的〈陶淵明傳〉「多不得其綱領」、「詞亦散漫無足觀」，故另撰此〈傳〉：

余箋陶詩訖，覽昭明太子所作先生〈傳〉，多不得其綱領，而詞亦散漫無足觀。因據先生詩，并掇取諸書，僭為訂補，非敢蔑視前人，亦庶幾自託於溫公補〈文中子傳〉之意云爾。若其評先生詩，則昭明太子之〈序〉盡之矣。¹²⁵

學者對丘嘉穗的〈陶靖節先生傳〉存有兩種不同看法。郭紹虞認為此傳仍有可取之處：「除其自撰〈序〉、〈傳〉二文外，（此書）似無可採者。」¹²⁶ 橋川時雄則認為此傳橫改史書，並橫插陶淵明詩文，無所發明：「嘉穗〈陶傳〉，橫改史書〈陶傳〉之次第，其間橫插入陶之詩文，又無所發明，頗失記之本意。」¹²⁷

固然，像橋川時雄所言，丘嘉穗所撰的〈陶靖節先生傳〉加插了不少陶淵明的詩文：

¹²⁴ 方熊：《陶集誦說》，卷3，頁8。

¹²⁵ 丘嘉穗：〈陶靖節先生傳〉，《東山草堂陶詩箋》，頁1。

¹²⁶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卷上，頁320。

¹²⁷ 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攷》，頁34。

晉處士陶公，諱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自號五柳先生，潯陽之柴桑人，其先自陶唐之後，入殷封豕韋，為陶氏，漢初，陶舍從高祖破，代封愍侯，陶青相景帝，晉成帝時，曾祖侃以忠勞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謚桓，祖茂，武昌太守，有惠政，父某，姿城太守，史逸其名。公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脫穎不群，任真自得，好讀書，不求甚解，時開卷有會意，輒欣然忘食，或見林木陰翳，禽聲上下，亦復顧而樂之，嘗以五六月高枕北窗下，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¹²⁸

此開首的一段文字，一方面加入了陶淵明〈命子〉詩中「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¹²⁹等一段陶淵明白撰的祖系系統；另一方面，亦加入了〈五柳先生傳〉「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¹³⁰〈與子儼等疏〉「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¹³¹

丘嘉穗以陶淵明詩文的第一手材料重編〈陶淵明傳〉，在方法上問題不大。但更值得我們留心的，應該是丘嘉穗如何在這篇〈傳〉中塑造陶淵明的形象。若然我們細心比較蕭統的〈陶淵明傳〉與丘嘉穗這篇〈陶靖節先生傳〉，便會發現丘嘉穗的用意。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

¹²⁸ 丘嘉穗：〈陶靖節先生傳〉，《東山草堂陶詩箋》，頁 1。

¹²⁹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1，頁 6-8。

¹³⁰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5，頁 4。

¹³¹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5，頁 9-11。

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¹³²

晉處士陶公，諱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自號五柳先生，潯陽之柴桑人〔……〕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旁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君子以為知言。¹³³

比較兩〈傳〉，蕭統〈陶淵明傳〉開首以純粹敘事的角度記載陶淵明的名字、祖籍，在結尾的時候才肯定陶淵明的節操；而丘嘉穗〈陶靖節先生傳〉啟首即褒揚陶淵明的品格，稱陶淵明為「晉處士」，又謂「入宋更名潛」，這都是後世對陶淵明恥示二姓的贊頌之辭，而在收結的時候，丘嘉穗復引用了蕭統〈陶淵明集序〉中「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的一段文字，並重申一句「君子以為知言」，即在〈傳〉中，丘嘉穗亦加入了不少陶淵明的節行，如作詩規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人、以書示子善待力役「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等事，讓陶淵明在〈傳〉中更具儒者風範。可見丘嘉穗在〈序〉中所言蕭統〈陶淵明傳〉「多不得其綱領」者，實乃未有貫徹以「晉處士」來訴說陶淵明的生平，而這亦是丘嘉穗何以在結尾引用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

¹³² 蕭統：〈陶淵明傳〉，收入陶澍《陶靖節集注·諸本序錄》，頁4。

¹³³ 丘嘉穗〈陶靖節先生傳〉，《東山草堂陶詩箋》，卷5，頁9-11。

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的一段文字，又謂「若其評先生詩，則昭明太子之〈序〉盡之矣」的原因所在。

六、結論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成書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距離明清易代已有七十年之久，明末遺民文人所引發的一股陶淵明討論熱潮也漸趨平復，從體例和評陶的手法來看，丘氏此作大有回應清初陶學的面相。尤其是面對清初文人借注陶、評陶來述抒己懷這一點上，丘氏更突顯了他與此書「理性」的一面。在此書中，我們基本上看不到任何丘嘉穗「個情」的流露，而更多是以一個「至理」的角度來評述陶淵明。其論陶淵明「不墮晉人清談放散」、「不為淨土虛無所惑」、「歎陶公忠節」、「發明陶淵明之高潔」，目的都是把陶淵明塑造成一「明理」之士。

當然，丘氏這種回應有時更多像鐘擺一樣，在回擺的勢能中難免偏離中行，尤其是討論陶淵明不信佛一事上，丘嘉穗用力未免太過，很多時候所論都與詩文無關。即丘氏所撰〈陶靖節先生傳〉，雖是自蕭統編《陶淵明集》附〈傳〉以來，另一部如此重新為陶淵明撰〈傳〉的《陶集》，但由於往往偏重於儒者的敘事角度，以致忽略了陶淵明道、佛的元素，不全為學者所認同。

當然，丘氏這種重「理」的表現，除了在發明陶淵明「明理」的一面外，在評論的手法上，也展現了其「理性」的一面，尤其是此書討論陶淵明的事蹟，往往都觀察入微，而且時有新的發現，如其論陶淵明種植「秫、粳」一事，《宋書》載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

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¹³⁴

此事之真偽，向無討論，惟丘嘉穗以時節氣候考之，認為秋冬間非種秫種粳之時，此僅陶淵明與妻子之商議，其言「後世皆不考其年月，而妄以為實見之行事者也」：

余嘗論陶淵明，以乙巳歲八月就官彭澤，自秋至冬，在官僅八十餘日，輒已賦歸。雖自云「彭澤有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然秋冬間，非種秫種粳之時，其使吏以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亦不過與妻子商議來歲耕牧，當如是耳。迨賦歸之後，而公田之利，亦竟成畫餅，付之他人矣。¹³⁵

丘氏此論從時間上分析其可能，令人信服。此事雖為陶淵明好飲酒之佳話，然歷來評注者都無發現此問題，丘嘉穗細心辨之，確解決了陶淵明一宗懸案。

在《陶淵明集》編次的問題上，丘嘉穗在〈遊斜川〉下言：「此辛丑正月作也。後有〈庚子歲五月中阻風〉諸詩，則《陶集》編次錯亂者多矣。」¹³⁶考〈遊斜川〉開首言「辛丑正月五日」，理應與〈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一詩為同年所作，然此詩卻編於卷二〈歸園田居〉之後，與卷三之〈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等詩相隔一卷，由此可證今本《陶淵明集》確存在着編集錯亂的問題，如此條理分明的論述，足證丘嘉穗的評注絕非雜亂之辭。

惜學者在閱讀此書時只看到鐘擺太過的一刻，集中討論此書釋氏之說的部份，加上此書校讎未精，以致無論是清代以至今日，都未有廣泛流傳和重視。

¹³⁴ 沈約：《宋書》，頁 2461。

¹³⁵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首，頁 3。

¹³⁶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 2，頁 6。

引用書目

一、古籍

1. 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2. 丘嘉穗：《東山草堂詩集》、《東山草堂文集》，集部，第 239 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影印四川省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3. 永瑢等總裁；紀昀等總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4. 休陽程氏：《陶靖節集》，明萬曆丁亥十五年，休陽程氏本。
5. 何孟春：《陶靖節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年（1523）范永鑾刊本。
6. 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貴池：劉氏玉海堂，宣統三年（1911）。
7.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8. 查慎行著，張戴華輯：《初白菴詩評》，上海：六藝出版社，出版年份不詳。
9. 胡世安：《秀巖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9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胡蔚先修補本。
10. 清高宗敕撰：《清文獻通考》，《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1.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2. 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0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淳祐元年（1241）刻本。
13. 程正揆：《清溪遺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清天咫閣刻本。
14. 賀長齡、魏源等編：《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影印清光緒十二年（1886）思補樓重校本。
15. 賀復徵編：《文章辨體彙選》，《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6. 楊勇：《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7. 碩勳纂修：《乾隆潮州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廣州府縣志輯》，第24冊，上海：上海書店，2003年，影印清光緒十九年（1893）重刻乾隆四十年（1775）本。
18.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19. 蔣薰：《陶靖節詩集》，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清刊本。
20. 錢澄之著，彭君華校點，何慶善審訂：《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
21. 闕名撰：《東林蓮社十八高賢傳》，出版年月不詳。

二、專書 / 專書論文

1. 天津圖書館編：《稿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書名索引》，濟南：

齊魯書社，2003 年。

2.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3. 陶澍：《陶靖節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99 年。
4. 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攷》，北京：文字同盟社，1931 年。
5. 鍾優民：《陶學發展史》，長春市：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6.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書局，2007 年。